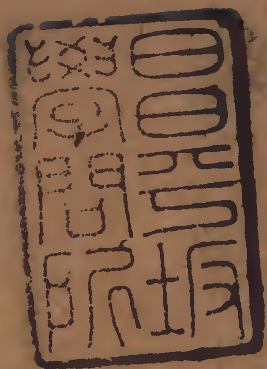


公穀彙義

七之九



庫	文	閣	内
三 千 〇 函	一 七 九 五 三	二 〇 冊	漢 書
九 架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53
冊數	20(12)
函號	276 19

春秋公羊二傳三

宣公

成公

九經補註

共二十本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穀梁二傳附左

姜兆錫彙義

一 宣公 名倭一各接又作委文公也母出姜生母敬嬴

淺草文庫

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此條之義並見桓公即位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公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以不稱姜氏  
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  
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天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

稱婦何有之辭也此發遂不稱公子夫人稱婦姜不稱氏之義也卒既也上逆女稱公子遂今再見但

稱各可也。當諱故下不貶上。夫人與公一體。故微貶夫人。以見意也。然按胡傳。姜不稱氏。妾始故也。則謂貶之者非矣。

穀梁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

之摯繇上致之也。

此發稱婦姜不稱氏與遂不稱公子之義也。摯謂摯其名也。上謂公也。言由公喪娶故摯

名以示貶也。然不言氏及遂之摯其義皆非。已見上矣。

夏晉放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先辛甲之屬大

夫。

公羊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

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

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

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此發放其大夫之義也。放猶置之義也。

也是指衛而言也。待放謂待罪也。近正者視殺戮為近正也。練小祥也。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者。君子不奪人之喪也。已小祥

或以弁冕服從之。然凡曰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也。閔子服事不違君而又稱古道不近人情。遂致仕焉。引此亦以見君非禮

而臣以禮自全之意也。則臣雖有罪而當以禮相全可知矣。况無罪而放之乎。然所謂君放之非也者。蓋謂諸侯不奉王命而

放之者耳。若王命放有罪則得之。

穀梁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此發稱國以放為放無罪之義也。胡傳謂河曲之戰

背軍命而戰者。趙穿呼于軍門而止者。穿與甲父也。討罪當穿為首而獨放甲父者。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庇之耳。桃園之

罪蓋見于此。故稱國以殺以見政在私門之鑒。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外取也。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

之賂也

此發書外取田之義也然謂外取邑不書亦非以昭二十八年齊人取讎及鄆觀之可見

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

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穀梁遂繼事也已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公羊作

斐○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蓋楚獲而囚之也

公羊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

也此發師不書趙盾之意也

穀梁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之

也其曰師何也大之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

也此發書救陳及帥師之義與公羊異而同也大之者大其事也然君不會大夫則大之正貶之耳疑詞及著美之說亦覺

支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

侵崇秦弗與成

公羊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此發侵柳

不繫周之義也然按崇小國在京兆鄠縣甘亭秦所與也公羊謂為天子之邑蓋非胡傳從左蓋亦不與其說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伐鄭時遇楚

師于北林囚解揚

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此明伐鄭之由也。時楚鄭侵陳遂侵宋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食音嗣○叔牂即斟也合猶答也

穀梁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

華元雖獲不病矣。此發宋師敗績而獲華元之義也師敗績乃獲其將則盡眾以救之可知矣以三軍敵一

將故雖見獲猶榮也然以左傳推之元得眾志而失士心功罪不相掩若羊斟不足責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幸

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真諸翁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闔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晏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癸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曰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辟避同飲去聲食之單食之食音嗣與為之與去聲○每進公佯不省而又及溜乃視之也驟數也亡謂盾出亡也

穀梁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暴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曰趙盾弑君盾曰天乎天乎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此發盾不弑而

書弑之義也反者名其反也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弑君惡甚矣則此稱臣以弑過在下也盾以不討賊書弑

也不至許世子止以不嘗藥書弑者孝不至也胡傳曰成濟刺高貴卿公而罪司馬昭趙穿攻靈公而罪趙盾其義一也

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三年

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

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此發書之及不復卜之義

也滌牢名牢謂之滌者取潔清之義也具者體具而已然其釋之字為緩支甚矣郊則曷為必祭稷王

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因言郊以稷配之義也

穀梁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此發書之書乃之義亦支乃字見僖三十年胡傳謂天子始喪非郊天行禮之時

其義大矣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傳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禮行

公羊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此發平莒書不肯之義也書不肯為取向作辭

也然伐有辭取無辭以下文穀傳觀之可見

穀梁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此發書莒人不肯及公伐莒取向亦猶左氏之義也胡傳從之

五年丁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傳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齊高固來

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止公強結婚也

穀梁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

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稱去聲○此發逆子叔姬書來之義也不主以大夫而來與公接故不以

為正而與以夫婦之稱若夫婦之稱當稱逆女也然謂無主公與相接誠非禮也謂不與以夫婦之稱蓋非諸侯娶于天子與大夫娶于諸侯例不稱逆女雖主大夫以相接豈有是稱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

公羊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

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發書高固及子叔姬之義也禮女既嫁

歲一歸寧而叔姬方嫁即來罪叔姬也又送嫁者主人留其送馬俟廟見之後遣使反之而高固遽自同叔姬親至罪高固也故公羊氏言其雙行匹至若鳥獸然者以譏之義詳胡傳

穀梁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此發書及之義

也言若為公使則不得以私事與婦俱歸故書及以致其譏之之意也

六年

戊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即近也

公羊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

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晉史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盾

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人弑爾君而復

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夫皆朝然後處乎臺上而彈之已趨而辟九是樂而已矣盾朝

而出有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呼之不至曰子大夫

欲視之則就而視之盾就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盾曰是何也曰

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盾曰

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趨而出靈公心忤欲殺之于是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其門則

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

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門則無人焉

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

殺子吾不忍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

滋怒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盾之車右祁彌明佗然

從乎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

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



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盾知之躡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葵亦躡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領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盾而乘之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所活我于暴桑下者也盾曰子為誰曰子之乘矣何問吾名盾驅而出趙穿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擊擊同○此發趙盾弑其君及書趙盾之義也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皆不復見于經此復見經者言其弑乃穿而非盾故復見也巳之言其謂矣趨甚也躡掌也擊旁擊頭面也愬驚貌禮臣拜君乃答拜今公知其欲諫故為過禮以拒之而盾疑君已覺悟故趨而出也怍慚也易平易也躡階猶歷階也周狗謂比周之狗知人意者屬指屬之也以足逆躡曰踐暴桑蒲蘇桑也介甲也之往也言子宜速往奚問我也出謂出奔逆謂追止也然謂弑君不復見經非也慶父仲遂皆數見經此豈足為盾辨乎

穀梁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

也此發不書帥師之義也元年秋楚侵陳盾帥師救陳今以其與楚平而侵之是敗前事也然其言亦近支經例將尊師眾稱帥師將尊師

寡不稱帥師

七年巳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始通使修好也

穀梁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

不日此發盟不書公及并不日之義也義已屢見前定之盟不日

八年庚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此發至黃乃復之義也喪謂親喪也使在道雖聞親喪猶徐行

不反而待命也况已疾乎以見亦當待命乃復也

穀梁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此發書乃復之義也

亡乎人者言使不得乎人也復舊謂反也事畢反命于君不專命而還也然復只是還以反命訓復字却非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

而釋非禮也○垂齊地

公羊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

貶然則曷為不于其弒焉貶于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釋者何

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

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

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此明仲遂貶不書公子之義也無罪無年謂貶于文

公年則不知為殺子赤而無罪若干殺子赤之日則又未改元而無年也然晉奚齊齊舍未改元皆書殺書弒豈為無年而不

書乎萬乃舞之總名故去籥而留于羽也謂萬舞為干舞亦非蓋仲遂弒逆當削不書卒而此則書以明卿卒猶釋之非禮穀

梁所言是也其不書公子者乘上公子遂如齊之文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各耳貶云乎哉

穀梁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

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

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

之旦日之享賓也以其為變譏之也

此發書仲卒猶釋之義謂弒逆不應書卒故書不稱

公子公孫而別其氏族以疏之亦公羊之義非經意也當祭聞喪則去樂卒事而已亦不更行經祭則以譏宣之變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二傳作頃

熊○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菑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辟避同卜葬先遠日避不懷其親而速于

葬以明遲葬無害于禮也然以穀梁喪不以制之義推之亦豈為合禮者哉

公羊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

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此發書而克葬之義也然經書雨不克葬固皆難之意也而于敬嬴書庚寅日中而克葬于定姒書戊午日下昃乃葬則而字與乃字義分難易矣豈若傳之謂哉

穀梁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不以制也而緩辭也

足乎日之辭也此發書不克葬與書而克葬之義也不以制謂無雨備也士喪禮潦車載蓑笠况有國家者乎

左氏言遲葬無害于禮而此言有制則不為雨止蓋譏之矣故胡傳亦從之然足乎日言日計之無不足也以訓而字之義見公彌失之矣

九年酉秋取根牟左傳秋取根牟言易也○易去聲

公羊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去聲○此發

取不書邾婁之邑之義也亟數也然據左傳杜註云根牟東夷國也則非邾婁之邑矣又云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蓋自宣公而

下征伐在大夫矣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

扈乃還

公羊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

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此發書卒于扈不書會之義也

穀梁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此發書地書日之義也傳例諸侯卒正則日不正則不日

踰竟非正寢故凡卒于師卒于會卒于伐與奔皆不日而卒于境內為近正故晉扈鄭鄆未曲棘皆日也

冬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

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衷懷也袒者日所常著之衣謂姬近身衣也聞名令善也納謂藏納其服也上辟邪也下辟法也

穀梁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治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襲其襦以相戲于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不可君愧于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此發稱國以殺之義也衣外而衷內襦短衣也朝謂其私朝按此條胡傳罪其君與二臣義同穀梁而其惜泄治也義近左氏然罪其君與二臣之義既著則惜泄治之意非為君與二臣寬也蓋明矣故謂處亂者之危言行言孫則是謂居職者之詭隨避罪則非

十年王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左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

田之

公羊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此發濟西田言我之義也之齊之之猶往也據哀八年齊

人歸謹及闢不言我故發問而因以言取而

未取者明之也然其言未之齊者亦無據

穀梁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此明歸之

故與歸不言來之義也繇由同言由是以為兄弟也一云亦猶也所謂如兄如弟也爾雅婦之黨為婚兄弟友之言愛也

夏齊崔氏出奔衛左傳崔杼有寵于惠公夏齊惠公卒高國畏其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且告以族者明杼本無罪故赴告不以名而孔子亦書其氏也玉帛之使謂曾奉使于其國

公羊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

非禮也此發書崔氏為譏世卿之義也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此舉書氏為以族奔之義也今按三傳不同蓋世卿之說為得

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報孟獻之聘也王季子食采于劉

公羊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

何母弟也

此發王季子之義也餘義詳胡傳

穀梁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饑

公羊何以書以重書也

此發書饑之義也前此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卿猶告糴書饑則甚矣

十有一年

癸亥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函音咸○左傳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

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役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

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名謂召之來也從謂往從之

穀梁不言及外狄也

此發書會不言及之義也不晉侯及狄會而言晉侯會狄若殊會者然餘義見胡傳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討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

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還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轅音患○少西徵舒之祖謂討夏氏而已

陳人無動而拒師蓋誘之也叔時楚大夫楚縣大夫皆稱公取之而卽與愈于不與也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因

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

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方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此發殺夏徵舒稱人之義也國中為內討國外為外討然按經惟討賊定亂為天理之公故殺書楚人以大之若攘國獎亂為人欲之私故入與納書楚子以斥之則傳義支矣

穀梁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于陳也其外徵舒于

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此發不書入而殺之義也然其義亦支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羊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此原納之由也然是亂臣者誅之不勝誅

也而且曰納公黨與則傳之闡于義亦甚矣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

中國也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

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此發書入書納之義也人不能民謂陳國不能討

賊之民也然其以內不受繫于日入義既支矣而又為之詞曰不使夷狄為中國則非知道之言也夫聖經以道持世毋問中外偕之大道則已耳故中國而畔道則擯之外藩而合道則進之此聖人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傳者不明聖經扶世立教之大義而率為之詞可乎哉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

公羊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

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此發討賊書葬之義也臣子能討賊則書葬不能討而人討之是亦討之

也君子辭猶言君子平恕之辭也然討賊書葬非經之通例通按全經或討賊而書葬或不討賊而亦書葬或不討賊不書葬或雖討賊而亦不書葬則此傳蓋亦附會之詞耳詳見事義慎考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郟音弼○左傳夏六

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栾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始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頌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易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盼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  
 敵得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  
 梁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  
 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  
 而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

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批戰弗許請君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  
 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  
 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  
 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  
 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  
 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  
 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  
 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晉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然楚之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  
 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



退不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慕之脫扁少進馬還又慕  
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  
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  
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季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郟晉之餘師  
不能軍宵濟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于戈載橐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罷音皮蓐音辱郟音延復  
音闕不易之易去聲射音石下同從者之從去聲覆去聲說稅同下同  
之知並去聲射音石下同從者之從去聲覆去聲說稅同下同  
軫音豚陳去聲殿音店恭音忌數入聲使同女汝同勝平聲  
鯨音擊鯢音倪○栢子即荀林父後猶晚也謂俟其再動兵而  
應之非為晚也隨武子即士會荆尸楚陣名前栢猶言前旌慮

敵兵有無藏伏用茅羽軍識以示衆警備也魏子即先穀濟濟  
河也知莊子即荀首如猶從也獻子即韓厥專行不獲猶言不  
獲專行武子即栢書原即趙同屏即趙括趙莊子即趙朔遷臨  
猶言絕也摩近也龜謂背也薄迫也游車以備缺之故各游闕  
公羊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  
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  
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  
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辱于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  
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  
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郟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

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供晉寇也此發晉臣及楚君戰而書名不書人之義不名今稱名不人者政罪其抗禮乎君也皇門鄭門各茅旌鸞刀皆祭器執之示宗祀之難保也交易猶言往來而汝也微無也杆飲水器皮謂裘也言君出則固自分其微矣豈利之乎詳祥通兩手曰掬言晉師爭舟以過而先登舟者斷後板舟者之指其指之多可掬也

**穀梁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

此又發敗績之義也敗績不發于桓十三年而發于此者

互文也按本條公羊罪晉臣之抗君穀梁罪晉師之敗績皆未也而胡傳獨罪其主帥之不能輯下以致覆師也其義嚴矣

十有三年 乙丑

十有四年 丙寅

十有五年 丁卯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天方授楚不可與爭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穀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解音蟹降音羊質音致

公羊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此發外平書人之義也外平之平猶成也平乎已之平猶恕也謂二人有推已及人

之義也。以木銜口曰柑。不鉗則餉粟多，鉗則餉粟少。無粟故用柑。秣之以示有也。舍謂命築舍也。堙者，上城具也。所謂距堙也。雖然之然，指七日之糧而言也。在下，明不在君也。

穀梁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此又發書人之義也。反猶復也。吾人謂公

孫歸父也。然其云上下欲之，蓋非公羊平在下之貶。胡傳從之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晉景公之姊也。鄆

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

晉人殺之。

公羊：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

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此發稱潞子之義也。離言棄，合言通也。謂棄其夷俗而未通乎夏盟也。然按曲禮：蠻夷雖大，皆曰子。則稱子固不係乎離夷狄而未合中國之故矣。但以經書滅書以歸推之，則公羊躬足以亡，其論頗近。而如左氏之傳，則鄆舒可伐，潞子何罪？傳與經不相刺謬乎。

穀梁：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曰：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此發書日之義，蓋支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襄戴公。子也。

公羊：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長上聲。○此發書王札子之義也。子謂王子，札其字也。禮：王子

冠而不名母弟稱伯仲庶兄弟稱字稱王札子者變文繫札于子之土也奔殺則貶稱名稱名則稱子若弟矣然繫札于子恐非

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

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

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

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君命是不臣也

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此又發書王札子之義也不言其者謂兩下相殺故不書殺其大夫也以王命殺故曰當上之詞然按稱殺其大夫者指王殺之而言則謂不言其為當上之詞者失矣

秋初稅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此發初稅畝之義也履行也猶言畧

也勘也藉之言助也

穀梁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井田

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

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此亦公羊之義也非皆責也非吏者責其擾民非民

者責其怠上非公者責其橫正言井竈則該室廬蔥韭則該樹植

冬螽生饑

左傳冬螽生饑幸之也。○螽董仲舒謂蝗子也。

公羊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上

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

此發書螽之義也災宜懼

而云幸者災禍之作皆天以儆人君也上謂君也君改制殃民應受此災庶幾儆而知改耳

穀梁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非責也先泛言而後切言之也

十有六年

戊辰

夏成周宣榭火

公穀作災○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

榭災樂器藏焉爾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此發書成周宣

榭火之義也成周謂之東周今洛陽王城謂之西周今河南後昭公二十一年王猛入于王城二十三年敬王入于成周是也

一云新周者宣王中興有更新之象而今宗宮俄燬故重而志之也

穀梁周災不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此又發災書宣

榭之義也目之言稱也移風易俗莫善于禮樂故志也

冬大有年

穀梁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此明大有年之文也義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巳夏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春晉

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回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濫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此發書同盟之義為外楚也然與左氏謀伐齊不合未詳或曰伐齊

之請乃卻克之私忿耳。克徵會于齊以討貳也。豈徵齊以討齊乎。當以穀梁為正。徵會本以外楚而齊不赴會。故曰討二。執齊諸行人可見矣。卻克因是釁而成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此發書公弟叔肸之義也。叔字也。賢而字之也。而之之之。猶往也不義其食而不去其邦。故曰通恩。親親之恩。與惡惡之義。並行而不背也。

十有八年庚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左傳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其君曰戕。自對曰戕。

公羊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此釋戕之文也。註謂支解節斷以為戕賊。故變

殺為戕也。然按內弒曰弒。外弒曰戕。註義蓋未然。

穀梁戕猶殘也。稅殺也。稅管脫。此又釋戕之文也。稅殺。註謂捶打而死也。然二傳但明邾戕殺之酷

耳。胡傳謂書戕于鄆者。刺其臣不能救君之難也。則不但邾之為罪矣。

甲戌，楚子旅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羊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此發卒不書葬之義也。號謂王

也。號

穀梁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

正簡之也。此發楚子書卒書日之義也。簡之言畧也。南蠻書卒始此。故發其例。然卒例書日。其不日者失之耳。綜春

秋楚子書卒者旅審昭麋居軫六君無不日者少進二字不可通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正寢也

已見莊公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二傳作權○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蒧以矢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唯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適嫡同括古活反○子家即歸父也及命遣介及命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

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此發書還之義也遣猶送也墀帷謂

在道為墀而帷之以行禮也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

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榿遂奔齊遂繼事也

此又發書還之

義也事未畢謂未復命也事畢謂聘已畢也人之子謂歸父之子也父之使者謂歸父也以已通言成公與人之子守父殯乃棄殯而逐其父之使者是何異于逐父也



齊景公異于遼父也  
 方微而致其父之外  
 于出父之少齊也  
 齊人畢治未野命也  
 而齊其父之功  
 齊景公未舉也  
 自晉舉也  
 與人之心  
 其父之

春秋 公羊 穀梁 二傳 附左 氏傳

成公 名黑肱 宣公 子母穆姜

姜兆錫彙義

元年 辛未 春王二月無冰

穀梁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

寒之辭也 此發二月書無冰之義也終時謂終周正書春之時也周春二月乃夏正建丑二陽之月詩二之日鑿冰

冲冲是也春三月乃夏正建寅三陽之月詩三之日納于凌陰是也周正終三月無冰則志而此二月志之者蓋此極寒之時

恒煥無冰則終無冰矣故加書無冰于其月也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難去聲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此發書作丘甲之義也丘

謂一丘之人皆使為甲鎧也然其義未明詳見下文

成公

宣詩彙

穀梁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

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

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

也丘作甲非正也此發丘甲書作之義也國有四民擇其能爲

甲者爲之非夫人能爲之也然按司馬法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夫二十五人四丘爲甸

甸共出馬四匹牛十二頭夫百人其間以馬四匹駕兵車一乘

凡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牛十二頭駕重車一乘凡步卒

二十五人今以四丘共出甲士三人之數而使丘出甲士一人

則數浮爾豈如傳所云一丘之內人人使爲甲之謂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二傳作貿○左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

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邀戎將遂

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

王人來告敗

公羊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此發書王師敗績而不書敗者之義也王

戎而傳言孰敗而歸之晉亦異矣

穀梁不言戰莫之敵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

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爲並去聲○此發書

尊謂周親親謂魯也餘見上

二年壬申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秋七

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首二傳作手鞍音

安○左傳衛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

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

人受專成公

武八

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  
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將斬人郤獻子  
馳將救之至則既斬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  
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  
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  
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  
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癸酉師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御郤克鄭丘緩  
為右齊侯曰余始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攬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  
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  
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  
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

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于木  
而止丑父寢于輶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不能推  
車而反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弁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  
使上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寗蒧為右載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  
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  
退入于狄率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  
曰色矣口說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  
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  
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君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譬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白師逆公秋七月晉師與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筭音雞令平聲賈音古解音蟹殷音烟推他同反下同殿音店環音忠并去聲枹音孚辟避同射音石禁音其俛音勉華去聲絀音卦轄音棧繫音執爲去聲屬音獨行下郎反莜音費難去聲辟闕同下音壁窮音飽解音刑贊音致從去聲難去聲爲去聲

聲鄭音明○釋憾猶言洩忿桀擔也本根也賈市也華不注山名左右皆死故不使張立其處而使立其後也轄臥車也陸諱也及者爲齊師所及也辟除也石窮邑名銳司徒主銳兵辟司徒主壁壘婦人國佐也禽鄭魯大夫與師主兵車侯正主斥埃  
**公羊**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此發曹書大夫之義也小國例不書大夫今以

憂在魯故于從魯戰者進而書之但其義亦未爲盡安耳下放此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

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

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公當左使公取飲公操

飲而至曰革取清者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

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于是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

婁此發君使乎大夫之義也行謂行成也還猶繞也取飲不逃而至于者所以堅敵意也革改也佚猶逃也據閔二年書齊高

子來盟是君不通使乎大夫今以君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將獲而逃故書使以明君之存焉耳

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鞍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虜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紀侯之虜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戰壹不勝請再再不勝請三三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跌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跌音瞬使為並

去聲○此發盟于袁婁而不盟于師之義也姪左傳作叔謂蕭君字同叔之子不敢斥言母故遠言之也踊跳而止也躡板曰楛門一開一闔人一內一外曰踦躡玉虜也土謂以為疆土也以目傳旨曰跌其辭謂國佐之辭也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侯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于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日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此發書日及曹書大夫之義也必自此始矣以上舊錯簡在冬十月之下今按此乃為諸大夫悉在戰作案且公羊傳亦詳此在傳其為錯簡尤明甯註不審其義疑經冬十月之下有脫文非也御之言待猶迂也胥閭門名悉者謂諸大夫悉在戰也舉其貴者不欲令貴大夫與卑者共列故書公子

而貴之也。鞍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虜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虜來，則諾。蕭同姪子之母，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四不克，五不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此發盟于袁婁之義也。縣猶延也。甚甚之辭，謂逼齊甚而又甚之詞也。郤獻子，卽郤克，使眇御眇，是之謂敖，不言餘大夫，省文也。然姪子之母，與諸傳並異之，母二字蓋衍文，餘義並詳胡傳。

即汶陽田

〔公羊〕汶陽田者何？鞍之賂也。見上

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郚人盟于蜀。邾，公羊作邾婁，郚，穀梁作繪。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鯨，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略之以執，斲執，鍼織，紆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

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說悅同解懈同○閔戶曰戶公衡公之子名謂退敵之名臧孫蓋以遜詞求免其使也卿不書謂不書諸卿名乘楚車謂不專乘而乘楚車為之左右也

公羊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此發先書公子嬰齊而後書人之義

也嬰齊專政故先舉名于上乃貶而書人不皆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其稱人何也于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

也此又發書公子更書人及地會地盟之義也莊二十二年書及齊高侯盟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傳謂不言公高侯處父亢也今書公者蓋高侯處父以亢終故不書公以殺內耻此則先亢而後與公稍得全其為君故先後兩書之且同月而地會

地盟以申之也餘義見胡傳

三年癸酉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此發書新

宮災三日哭之義也不忍言即穀梁禰宮迫切不敢稱諡之義對哀三年桓公僖公災稱諡而言也然按聖經蓋因當時所稱而書新宮非謂成公遇災不忍稱宣宮而因以書新宮也劉絢謂宣公薨已二十九月成公緩入主未得稱宣宮而因以遇災而哭亦所謂不合禮則書也其義蓋嚴矣

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此亦公羊之義也迫猶親也謂成公以禰宮親近不忍斥

言諡而謂之新宮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此發棘書圍之義也

不聽謂不聽命即所謂不服也或以聽之言任也不聽其不服故圍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定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按不得為次國言為小國也春秋時但以國之強弱而不以爵之崇卑故其言如此

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此發書聘書盟為尋舊盟之義

穀梁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

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此發書日與不書公及之義也公也者明書日為公及其

使者盟也書來盟不書及者若宣七年孫良夫來盟是也書及不書公及者此條是也書日以明其為公而不書公及以明舉國與之凡以正君臣之體也但不言求句亦支經有書乞盟豈有書求盟者乎

四年

甲戌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此條之義當見于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互文也

夏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視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傳去聲下同上辟闕同下辟避同為去聲○傳謂傳車重謂重車捷謂



捷徑也。卿乘夏綬亦降也。請見之。謂以  
重人見于君。以告。謂以其言告于君也。

公羊 梁山者何。河上奚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

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

記異也。不流同。○此發書梁山崩及不書晉之義也。

穀梁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

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

車。右而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

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

名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崩。天有河天壅之。雖名

伯尊如之何。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

至。君問之。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哭之。而祠焉。孔子聞之。曰

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辟避同。○此發不日而書崩之義也。遠謂迂也。所謂待我不如捷之遠是也。尊

左傳作宗。譌音也。績功也。謂非其功而攘之也。然此文問答並與左氏有異。據左氏有請見重人之言。似于情事為合。胡傳又

言在上者當此。必先有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而後有降服以下六者之禮。行于外。義彌精矣。

六年 丙子 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難去聲。

公羊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

禮也。此發立武宮之義也。左氏謂以鞍之功立武宮。而此以為武公之宮。似失之。或曰。武公諡武。有武功。文子矜其武。故

立武宮以示武也。然諸侯立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而五武公至今八世。若有功當宗。宜立于桓之世。不宜立于成之時。且當

以其功立。不得因有武功而後立也。况又實無武功之可言乎。故曰立者不宜立也。漢儒又為之詞。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抑

惑矣

穀梁立者不宜立也見上

取鄭鄭音專○左傳取鄭言易也○易去聲

公羊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亟音器○此發取鄭

不書邾婁之義也蟲牢方盟旋背而取其邑則已亟矣然穀梁謂鄭為小國似得之餘見宣九年取根牟

穀梁鄭國也見上

七年丑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鼯音分一音奚

穀梁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

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

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

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立

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發食角不書

日與書又書其書乃之義也展之言省也省而不能備故不書日以過有司也亡乎人義見前此則言君有罪而災之非有司

所能勝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牛則不郊亦可知矣故不更言不郊下文四月又言不郊為猶三望起語耳本傳罪有司免有司

胡傳並用其義但刪去其急辭緩辭之欠理者耳餘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

冬大雩

穀梁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此發書冬大雩為書時之義也然其義絕支冬

之首時十月為夏之八月非書時也其月之初為禾將成之時故猶用雩餘詳桓五年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

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口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鞍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

曰嘻奈何使人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乎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此發書來言之義也實脅之耳而緩其詞曰來言故為內詞但據本傳晉君似得與人為善之義然何不以其所得之紀龐玉磬歸之齊物應歸之齊侵田不應歸之齊也如晉君遣使于齊曰曩君之外臣某辱承君賜魯衛之壤址二君實拜君之賜矣惟是紀龐玉磬則君天府之藏也寡君不敢當謹以與之執事自今以往寡君請帥友邦冢君奉君周旋憂樂同之則寡君之願也如是則晉不惟幾于伯而王進于王矣惜乎非其道也

穀梁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此發書于齊之義也我謂晉也盡我者盡制其命于我而無留

餘之詞也然其文常云來言緩詞也云于齊緩辭則支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此發書納幣之義也前此內女婚無書來納幣者惟

莊公二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以示譏耳故傳以此書為錄伯姬也然胡傳謂納幣使大夫今使公孫壽則卿也則亦以非禮書而不以錄伯姬書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釋書天子之文也

言元年必書王餘則稱天王稱天子惟所稱也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

也。此發天子之義猶公羊也。言但又見一稱耳。乃所謂皆通矣。餘見莊公元年錫桓公命。文公元年來錫公命。

冬衛人來媵。左傳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其音恭。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此發書媵之義得之。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不得其所謂死于災也。然以其守禮以死而賢之。豈徒不得其所云乎哉。

九年已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九年春杞桓公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請謂請于杞也。魯為杞故書卒而杞為請故逆之也。

公羊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之歸之也。此發逆喪

以歸之義也。不書魯脅而書杞逆。為內諱之辭。然胡傳謂叔姬罪無可出。而自欲出之。而杞伯亦自欲逆之。其說不同。

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為之謂為之喪也。言非魯脅之則杞伯不逆而為之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而入。○勤勞也。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此發書致女之義也。然胡傳又謂致女使大夫不合使卿。義亦微不同。詳見下文。

穀梁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稱去聲。○此又發書致女之義也。夫自盡禮親迎而致于廟。為正。夫不親迎而父使人盡致之。為非。正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然胡傳女三月廟見而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君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伯姬也。稱去聲。○此又發書致女之義也。夫自盡禮親迎而致于廟。為正。夫不親迎而父使人盡致之。為非。正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然胡傳女三月廟見而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君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君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伯姬也。稱去聲。○此又發書致女之義也。夫自盡禮親迎而致于廟。為正。夫不親迎而父使人盡致之。為非。正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然胡傳女三月廟見而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君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伯姬也。稱去聲。○此又發書致女之義也。夫自盡禮親迎而致于廟。為正。夫不親迎而父使人盡致之。為非。正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然胡傳女三月廟見而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君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伯姬也。稱去聲。○此又發書致女之義也。夫自盡禮親迎而致于廟。為正。夫不親迎而父使人盡致之。為非。正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然胡傳女三月廟見而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君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則為踰禮此蓋姬賢行著聞故父母愛厚之而列國爭勝之事有因貶而見褒者此類是也

晉人來媵左傳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見上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

事也見上

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鞮音低

穀梁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為並去聲○此發伐不言戰之義也晉于鄭為親欒書于鄭伯又君臣也兼言諱尊諱親二義故發之為賢者諱若為齊桓季友諱之類是也然其義頗支胡傳但言晉非伯討而不取其不言戰之義

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

渠丘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庚申莒潰楚入鄆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詩曰雖有縑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焦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已也

穀梁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

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惡去聲○此發莒潰書日之義也之往也事猶主也言其畔潰乃上

為之主耳明非民之咎也按胡傳鑿斯池築斯城者為國之備效死而民勿去者為國之本蓋左氏之言淺穀梁之義深矣但其言謹而日之者亦支

城中城左傳城中城書時也

成公

穀梁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此發書城中城之義也非責也城之

利為重抑未矣故非之詳見胡傳

十年庚辰夏四月五十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此發乃不郊之義也註曰乃者難詞

也免牲自不郊然有郊之意也若并不免者為不郊是盜天牲而失事天之道矣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者然按經三卜不從則免牲四卜不從則或免牲或不郊五卜不從則不郊此其文也豈第若傳之謂乎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此發書夏四月書五

卜書乃之義也言三十四卜已非况五卜乎亦強

齊人來媵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

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此發書媵書三國來媵之義也三媵非禮者王

三媵諸侯再媵故魯之三媵本非禮以賢伯姬爭媵之而錄之也

十有一年辛巳

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

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

土而出也此發周公書出即左氏之義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日出上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

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此又發周公書出之義也見于

上者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見于下者此周公出奔晉上無以統下下敢以外上上與下皆失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此發戎書敗不書戰與不書日

之義也凡戎敗書敗吳楚皆書戰者蓋進于道則進之矣其謂戎狄不日者則全失之如婁林箕鹹交剛大鹵蚡泉攜李之敗皆書日也

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左傳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

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梁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此發書乞師之義即發于僖二十六

年之義也然按胡傳晉主夏盟而亦書乞師明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也凡其書乞皆報怨貪得之心為之耳若誅亂討賊請于天王而率之以義何乞之為哉蓋書同而所以書者不同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女汝同○欲賜欲得賞賜也介相禮也

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此發

書自京師之義也鑿者特造之意時本欲伐秦嫌過周而不朝乃造朝為朝禮若本朝于王而乃會伐秦者然也

穀梁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

命不敢叛周也此發如京師書月之義也註曰凡書月危之也如京師非危不應月故書月知非如京師而以

伐秦如之也然全經如京師惟此一條云如京師不月未詳豈以公朝于王所兩條皆書日故云爾與然其時皆非如京師而

強為之詞亦曲矣

曹伯廬卒于師左傳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逐晉侯于新楚○師謂伐秦之師也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此發書卒于師之義也諸侯卒于師始此故發例經無大夫卒于師于會者蓋亦因以發之也

冬葬曹宣公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子臧即欣時成公即負芻請謂留之致者致邑于成公不食其祿也

穀梁葬時正也

此發葬書時之義也恐卒于師異例故後發之然葬時之例固支矣

十有四年申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後而顯志而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稱去聲

穀梁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由

上致之也

此發書僑如以夫人之義也外逆女發例于隱二年紀履緌此內逆女不發例于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而發例于此者桓三年齊侯送不言卿以歸宣元年微者逆婦亦不言卿以歸故發例于此皆由上不親迎致然也然按公羊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左氏舍族穀梁摯名之義皆非

十有五年

乙酉春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



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

使嬰齊後之也。

此發書仲嬰齊之義也。言嬰齊乃公孫嬰齊而書仲嬰齊者，緣以嬰齊為其兄，公孫歸父之後故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歸父後則為仲遂之孫。凡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嬰齊以仲為氏，而書仲嬰齊也。然此說實悖義，傷教之尤。白漢公羊氏臆為此傳，而其後晉杜預注春秋傳，亦于齊喜公條妄為之註，馴至數千年來三綱九法，教其患比于

洪水猛獸而莫之遏者，皆此等邪說啟之也。夫親親之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得以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兄弟者，無他焉。固天命之為性，人率之為道，而君若師修之為教者也。故積厚者流光，積薄者流臭。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而世次一，不得僭差焉者，恃此耳。弟可以後兄，孫可以禰祖，則高曾祖禰及子孫曾玄九族之倫亡，廟制亦亡，而性道教之理胥亡矣。周制子死立嫡孫者，正以孫與祖為體，所傳重而嫡嫡相承也。孫禰祖則是有孫而無子也，兄弟之子得以為人後者，正以昭穆正而倫不失也。弟後兄，則是為後而無倫也。夫仲遂季友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故其子卒，即稱仲廬陵、李氏及劉炫之論，信而有徵矣。公羊謂公孫嬰齊後其兄，公孫歸父而即以祖之字為氏，故稱仲嬰齊，穀梁又謂仲遂得罪于君，而公孫嬰齊不得以公之孫為稱，故稱仲嬰齊，皆臆說也。今且無論弟後兄為背義傷教，即歸父奔齊，初何待于立後耶？自歸父而言，則他日于齊當為別子，記所謂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也。而自其父遂而言，則有子嬰齊為魯卿，又所謂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也。嬰齊自為仲後，何至臆為弟後其兄，考成公時本有兩嬰齊，其一仲之子為卿，即此書仲嬰齊卒，而以父字氏為仲者也。其一公弟叔肸之子死而贈為大夫，即後二年書公孫嬰齊卒于狸，脈而以宣公之孫氏為公孫者也。經傳姓氏異同考

問見錯出者多矣使歸父不奔齊而嗣仲為卿則其卒于魯亦自書曰仲歸父矣而何疑于仲嬰齊之書仲乎以一時之臆說致滋倫教之大誤而明季武宗世宗之兄弟繼統者猶滋異說而莫解其惑故謹詳而辨之如此餘詳文元年躋僖公

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此又發不書公孫而書仲之義也言

嬰齊乃仲遂之子由父有罪故不書公孫以疏之明有罪者之子不得為公孫也然其論亦外義見上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成公羊作成○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

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于臧于王而立之于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尖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見音現

穀梁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

也此發執曹伯書晉侯之義也言惡晉侯惡其自斷之耳然晉侯此舉語其討逆而特歸于王則幾近于王語其專討而未

請于王命猶憐于伯則直書晉侯執曹伯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而謂惡晉侯者過也之字之義則彌支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

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及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威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

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

曰今不從不得人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澠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

裔為司寇以靖國人○帶音帶大音泰戌音恤滋音誓啤音皮○言華見桓族盛不敢討向戌賢不忍討但恐華奔而國人討桓耳偏者不盡也不我納謂不從其止而歸也

穀梁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其姬不可不葬其公也葬其姬則其不可不葬其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

也為賢者崇也為去聲○此發卒書月葬書日之義也言日卒月葬為正反是則非非葬而言葬蓋以襄三十二年書葬其姬而因書葬其公示夫人不踰君之義以崇其賢耳然按全經二傳卒葬月日之例皆曲辯已見前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左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

近者始也此發殊會吳之義也言王者欲一乎天下自近者始則苟遠近皆進乎道中外亦一而已吳秦伯之至德為周叔父其以號舉而外之者徒以其後世自外于禮教焉故耳曾進乎道而異視之哉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此發會諸國又會吳猶公羊之義也

許遷于葉葉始涉反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復扶又反見音現○此發

許遷書地之義也地謂葉也許猶未絕而復見于葉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雨木冰之義也木冰者雨

著木而成冰明陰盛陽微之象也

穀梁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此亦公羊之義也根枝折者不勝冰而折也

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左傳

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葉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乘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欒如衛遂如濟皆乞師焉乘書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問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枚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賈齊盟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寡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乘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黃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黃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甌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

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其  
 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  
 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  
 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鞅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  
 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  
 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濶羅曰  
 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  
 熒乃內旌于敬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知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  
 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  
 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蔀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  
 旌子重之塵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  
 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  
 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  
 攝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賦子反命軍察夷傷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  
 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  
 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  
 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  
 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  
 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  
 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將去聲下同  
 守去聲下同句音姤與去聲喪去聲下同遺去聲亟音噐陳去  
 聲下同句音蓋行音杭下同幕音莫乘去聲蹙子六反射音石  
 下同中去聲下同淖音鬧焉音烟岌音滔間去聲為使並去聲  
 溷音恩殪音意中去聲菝音費榼音合  
 造音糙從去聲蓐音辱見音現覆音福

公羊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

夷也王夷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此釋書晦

之文及敗績稱楚子不稱楚師之義也末之言淺也輕也重言君則輕言師矣然晦字或訓為晦朔之晦未詳孰是

穀梁曰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日也楚不言師

君重于師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日事遇晦亦謂其日之事遇晦冥也楚子傷目未傷四體故曰其敗則日然敗績

二字連文四體偏斷曰敗其訓蓋支如公羊之義則得矣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左傳

鄆陵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隕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郤犇為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難去聲女上聲

公羊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

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此發不見公之義也上見也為也言公不為諸侯所見也

穀梁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可以見而不見其義視公幼為完胡傳謂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恤所當恤而晉聽僑如之譖不見公曲在晉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位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鎮公子謂公子臧也

公羊執而歸者名曹伯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

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

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易難並去聲。○此發曹伯不書名及不言復歸于曹之義也。喜時左氏作欣時。即子

臧也。十四年子臧將亡而留。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王。子臧乃逃奔宋。公羊謂欣時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此也。舍是謂見舍于王也。王舍之又何難乎。然其義似是而非。胡傳謂譏天王之舍有罪也。義蓋嚴矣。

穀梁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

善自某師次之。

此又發不書所歸及不名之義也。不言所歸謂不書復歸于曹也。然以胡傳觀之。其義亦非。

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茗音條。公羊作招。左傳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

之何及。郤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鄆音運。為子之為去聲。相衣並去聲。○斃蔑之蔑。獻子名餘蔑。皆無也。公室謂晉公室。嬰齊聲伯名也。出謂發其隱也。

公羊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招丘。悌矣。執

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

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  
悌音希○此發執書舍之之義也仁之也者猶殷有三仁之仁  
曰猶書也悌之言志也不與公會謂首秋沙隨之會執行父謂  
此九月茗丘之舍兩言執者前約文後詳文也聽失  
之大謂聽判之失大矣魯晉同姓故云為宗廟羞

穀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  
辭也猶在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此發書舍不書致之意也舍之言置也公所謂

公側也在猶存也方在為在久存為存據昭十三年執意如二  
十三年執姑皆不書舍而此書舍以公所焉故也據執姑書至  
自晉而此不書致以公所即公在焉故也其執之而以行父為  
辭執在行父猶在公也則存行父之意公亦存也凡以見公存  
之義也按左氏公在晉未茗丘而云公在公還待于鄆不存  
晉而云公存者蓋往會于晉而還未至國故云爾也然其義亦  
滯矣

冬十月乙酉刺公子偃刺音

穀梁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此發日卒及先刺後名之義也刺猶殺也

內諱殺為刺也然按全經內大夫卒例書日  
凡殺大夫皆不書日皆先殺後名則傳蓋支

十有七年丁亥夏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柯音歌左傳

柯陵尋戚  
之盟也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不曰至自伐鄭公不周乎伐鄭也  
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  
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  
背柯陵之盟也  
此發書至自會不書至自伐鄭及書日之義也  
周猶信也傳曰忠信為周後會謂冬會伐鄭也  
視今盟但少單子耳餘盡今盟者故知盟伐鄭也伐鄭本非公  
意而既盟則亦不背之故書日矣然此時方謀伐鄭自當以會  
致則以不信于伐鄭而書會其義  
為贅而其于書日發之者尤非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

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此發書九月用郊之義也周之正

至祀天于圜丘是也上辛謂其月上旬之辛或所云用註謂用

皆于上辛中辛下辛卜用之耳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

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

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

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此又發九月用郊之義也官室以下言郊不可

率舉以見九月用郊之非也美猶潔也三言薦因薦其時而類及之也然秋不可承春夏亦豈可承春乎凡言可者亦僅可而未盡之詞耳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

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穀梁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見上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

脹公羊作軫穀梁作蜃左傳初

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懼不敢占

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食瓊瑰含象也占

猶說也衆繁從余疑其應懷乎盈懷之意故言之

公羊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

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

嬰齊為之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此發卒書十有一月壬申之義

也非此月謂死于十月之壬申也然考其實不是月誤當是壬申之文誤蓋非十一月之壬午即十一月之甲申或午誤為申或甲誤為壬耳若十月書十一月則于臣卒君命皆為失實而非聖經傳信之義矣且公子公孫例書卒即未會為大夫書以十月壬申可也又何以云待君命然後卒大夫而書十有一月耶

穀梁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事錄臣子之義也

其地未踰竟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致猶告也未踰竟謂未踰鄭境餘義見上

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

左傳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于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卻欒與與魚矯爭田執而桔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欒察之使楚公子蒍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名蒍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

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

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

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

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立信知勇也信

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

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

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離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

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

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

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

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各士句，士句辭，各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帥使並去聲，射音石，難去聲，信知之，知去聲，下知不之知，同焉音烟。

○東師，謂齊魯衛之師，荀罃居守，卻錡乞師，故不具受敵使，謂鄆陵之戰，楚子問卻至以弓，而受其使也。孫周，晉公子之名，周者，卻至獻豕于公，為寺人所奪，而公反疑殺奪其豕也。敵多怨，謂討多怨之人，其謂君何，言無如君何，結紐也。偽為訟狀，駒伯，即錡，苦成叔，即欒，溫季，即至，趙氏，謂盾，違兵，謂去亂也。看以讒被討，厥去亂而不黨于盾，明已無偏助也。

穀梁自禍于是起矣。

此因其事而決之也。公殺三郤而自禍亦起矣。

十有八年

戊子

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

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其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乘去聲，其恭同。

穀梁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此發弑君書國之義，以深罪其君也。若書之惡逆，則左氏傳自

可考，經豈責君而反寬臣者哉。

秋八月，築鹿囿。

左傳：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此發書築之義也。為之言治，猶築也。

穀梁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

非正也。

此視公羊之義為詳也。虞之者，使虞守之也。按李氏春秋三書，囿始此。公自朝晉而歸，士句來聘，邾杞交朝，此

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而公遽自以為安而肆志焉，所謂友是時般樂怠傲者與。

已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謂得薨之道也。

穀梁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齊如字。○已見莊公

公羊傳之序

非五也此與公羊之義

公羊傳以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公羊傳以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楚八月築師書不執也

公羊傳以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公羊傳以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公羊傳以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春秋公羊二傳附左氏傳

姜兆錫彙義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齊姜生母定姒

元年巳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此發書即位之義也應見于成公元年蓋其正月先君猶未葬故未發其義與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左傳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

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

繫以宋也

公羊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

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公羊傳 襄公 卷八 三 頁七 頁七 頁七

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為宋之為

去聲。○此發彭城書宋之義也。入是謂入彭城也。

穀梁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不與魚石視不與專封句為合。

二年庚寅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穀梁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此發衛侵鄭之義也。初衛侯速卒，鄭侵之。今六月，鄭伯輪卒而伐其喪，故為稱于前事也。

月鄭伯輪卒而伐其喪，故為稱于前事也。

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于是為不哲矣。○齊諡也。

公羊：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人與之與，並平聲。○此存齊姜之疑也。然按左氏：穆姜為宣公夫人，姑也。齊姜為成公夫人，婦也。公羊疑其詞異矣，而何註反以齊姜為宣公夫人，穆姜為成公夫人，謂襄公服其母穆姜喪，伐鄭故諱為祖母齊姜喪，而不正言之也。是蓋以公羊有疑詞，故曲為之說耳。夫穆姜實欲廢其子成公而立偃，而何乃以為成公妻乎？抑見穆姜薨于齊姜之後，而遂倒亂至此乎？益之惑矣。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後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知去聲。告，謂告諸侯會築也。

公羊：虎牢者何？鄭之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

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

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為中之為去聲○此

發書城不書取及虎牢不稱鄭城稱遂之義也中國通謂中國諸侯也為諱伐喪取邑若但為城之者然按胡傳城虎牢而不繫于鄭者責其不能守也則傳義亦未盡矣

穀梁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此亦發虎牢不書鄭之義也內猶納也謂中國諸侯已納鄭故言鄭若言

中國然按胡傳義亦未盡也

三年

辛卯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和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

不至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此發同盟之義將結吳以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

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為其之為去聲○此發書如會與書及盟之義也謂已會而後至故諸大夫私與袁僑盟也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

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

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此亦

公羊之義也及以及謂及而又及也釋置也在會外而來受命故可與之盟亦可置之不盟今諸侯盟而諸大夫又盟是失正也異猶殊也然推公羊之義為其來受命也而與之盟即為其大夫也而命大夫與之盟蓋猶若近乎情者然若蜀戚之屬以諸侯與大夫盟若平丘之屬諸侯在而大夫盟則又悖矣

四年

壬辰秋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姒杞姓公羊作弋

公羊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此釋定弋之稱也按齊姜為嫡母定姒為生母以定姒作定弋未詳

五年癸巳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觀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

晉言此諸魯大夫也○屬鄆蓋欲使鄆屬魯以助魯出賦如句須顧史之類前年公如晉以請今成之耳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

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

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此發豹同鄆世子如晉之義也鄆世子如晉為

外相如舅出謂公母妣氏與鄆世子之母為姊妹皆祀所出也始之言疑謂質疑也取猶求也世子之母祀妣氏為鄆子嫡夫

人而鄆子繼夫人莒已氏愛而無子其女嫁于莒而生子鄆子欲廢世子而立其女之所出為後是以鄆求後于莒與滅鄆無異故豹與世子往質于晉也然此條經不書及鄆世子而直書

豹于世子之上蓋深貶內大夫之亢耳其立莒滅鄆之義與公羊使鄆屬魯之義不符而穀梁及胡傳于六年莒人滅鄆發之

穀梁外不言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此又發外言如之義也立後雖鄆事而以母黨欲親

之若為我事往也或曰即左氏以成屬鄆之義故曰我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穀梁作種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為去聲

穀梁吳謂善伊謂稱緩號從中國各從主人此釋善道之名號也主人謂其地之

主人號從中國故不稱伊緩而稱善道各從主人故稱善道猶稱伊緩也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冬至自會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

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鄙人云則不辭。此發吳稱人之義也。吳稱人而云吳鄙人則不成辭。故亦稱人矣。然按胡傳。吳何以稱人以吳來聽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會而主于吳。則貶而稱國。

冬。成陳。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喪。謂喪之也。疾之言速。朝夕急。謂危急在于旦夕也。

〔公羊〕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此發成陳不序諸侯之義也。前後至謂之離。故諸侯不得序。若魯自往成者。然接成陳實蒙上之詞。言我之義。蓋支詳見胡傳參義。

〔穀梁〕內辭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內辭言非人為主而我為主也。

楚公子貞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善救陳也。見上。

六年。甲午。秋。莒人滅鄆。鄆。穀梁作緡。左傳。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貢賦之賂。承上屬鄆而言。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莒滅之也。

〔穀梁〕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緡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緡。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此發書秋滅緡之義也。非責也。不別。謂不別異姓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經言莒滅鄆而傳罪鄆之自滅者。正已之義也。若莒人亦楚黃歇。秦呂不韋之流耳。又何俟罪哉。日月時之義。蓋非已見前。



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其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公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郟高厚崔杼定其田○堙音因傳音附堞音牒其平聲○堙謂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墻也軍齊師謂敵之也

公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此發萊滅不書君奔之義也不發于

前此齊滅遂楚滅黃之屬者註謂諸條皆有發義故互見于此也然按左氏傳萊君奔棠而後滅之例書滅不書奔蓋國滅君奔則滅與奔兩書若國滅君死則初無奔之可書而但得書滅矣是此條發傳之義與滅黃滅遂本自不同

七年乙未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上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三十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見

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郟鄭伯

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郟鄭音規頑二傳作原郟音縶二傳作操左傳楚子囊圍陳

會于郟以救之鄭僖公之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郟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郟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

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申

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郟其大夫諫曰中國

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

我喪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于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

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此發卒書地及

襄公

書如會之義也。隱痛也。然三傳皆以卒為弒而發所以弒之義。各不同。以按經旨皆失。聖經之義辨詳參義而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之義亦支。經書卒于扈于鄭于曲棘皆卒其封內而例書地者也。何嘗不地乎。

穀梁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

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

地于外也。其曰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此發書如會書名及書地書日之義也。民謂臣也。其臣欲從楚故謂之夷狄之民。其君欲從中國故謂之中國之君。凡卒于境皆曰故曰未踰竟也。然時葬之義亦支餘

見上  
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

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此發逃歸之義也。去猶避也。逃之者謂書為逃也。

八年丙申夏葬鄭僖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此發賊未討書葬之義也。然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本

支况鄭伯又實非弒乎。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溼左傳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

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此發侵而書獲

獲今侵而獲乃適得之也。適之言偶也。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此發書人書侵而書獲之義也。

病猶辱也。○二傳皆但言獲耳。胡傳義從左氏。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音刑。左傳八年春。公如晉朝。

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此發會書季孫宿為魯失政之義也。胡傳從其

義諸國之大夫在會。皆貶稱人。義亦如之。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楬。

具。縷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閭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使郊。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今司官巷伯。儆

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壚。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

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上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爨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畚音本。揭音菊。縷音梗。鄭音云。吾音魚。味音晝。內納同。鶉音純。闕音過。相去聲。○為政治。治火政也。食配食也。閱猶數也。日謂日官也。有道則妖亦祥。無道則祥亦妖。故無定象而難必也。

公羊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

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此發書宋災之義也。內謂魯也。內災雖小。視如大也。然按左氏宣十六年成周宣榭

火傳云。凡火。天曰災。人曰火。與此大曰災。小曰火。頗別。今按言大不言小。是甚之。若言天不言人。乃諱之與。

公羊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故宋猶言乃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

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音希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筵設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傲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

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非禮何以主盟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鄭音專汜音凡盛音成暴音僕董音釁去聲從去聲要平聲下同蓄音店底音止

穀梁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

此發不別言盟鄭為服鄭之義

也胡傳從其義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荀偃得善勝之道矣故明年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是也但不致之義却非蓋危則致而不危則不致與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

音相

渣偃音福穀梁作傅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

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貶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上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問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妖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女汝同羸音雷見音現○易移也二事謂攻偃陽封向戌也見謂僭慝之罪見也霍晉邑也穀梁會又會外之也遂直遂也其日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國也

此發殊會于吳加日于遂而因致之之義也同會不殊遂事不日殊之是外狄日之是不從狄也從夷狄謂從偃陽

會夷狄謂會吳也惡事謂滅國也并渾忘之意異驚怪之意汲之言引也謂引為同盟逃謂斥為異盟凡皆以存中國故三者

並言也然其義多支胡傳詳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穀梁作斐左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尉止獲又與之爭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駢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于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籠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戰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

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從定。○堵音者，喪去聲。下同。龍守從乘，並去聲。壁音壁，請爲之爲去聲。○黜滅也。又與之爭，公子駟與尉止爭獲也。尉止等五人皆士，故書盜尸。陳也。門子謂世嫡當嗣者，見周禮。

穀梁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惡去聲。○此發稱盜以殺之義也。以上下

盜當云鄭殺其大夫，鄭人殺其大夫，而此殺者不稱鄭，亦不稱鄭人，被殺者又弗稱其大夫，見其不以上下道矣。惡上者，註謂國之政教不明，致盜爲患也。

戊鄭虎牢。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戊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此發虎牢稱鄭之義也。然謂離至不得序而言我者，蓋非謂諸侯不得有而繫諸鄭者，此春秋之義也。

穀梁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此又發虎牢稱鄭之義也。決鄭未詳，註謂二年城虎牢，不稱鄭者，以其從中國而內之，此稱鄭者，以其從楚而別之也。按其義與左氏公羊全別，蓋左公爲近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

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誼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闕音宏，父音甫，舍音捨。○毀其乘，謂毀其家之舊乘，以足軍數也。季氏以下未詳。按昭五年傳云：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叔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蓋季全不入，公叔半入公，而孟以四之三入公也。餘詳昭五年參義。

公羊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

卿，上士下士。此發作三軍之義也。三卿謂三軍當用三卿也。古者以下未詳。據疏：古者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之

三卿皆爲上卿，其下各有下大夫爲下卿，以佐之。司徒司空事繁，佐以下大夫二人，司馬事省，佐以下大夫一人，而上士則以

相上卿下士則以相下卿凡以見侯國之五官皆三卿而司馬一官惟二卿以見侯國止合有二軍而作三軍之為非禮也然其所言侯國之卿數既失六官之意而軍制亦謬考古者天子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六卿諸侯之上公為大國有司馬司徒司空三卿而其下各有大夫一人為下卿司徒之下卿攝冢宰司馬之下卿攝宗伯司空之下卿攝司寇侯伯之次國有司徒司馬二卿而其下各有大夫二人分攝餘四官子男之小國有司馬一卿而其下有大夫五人分攝餘五官則卿制初非若傳疏之率也軍制之率辯詳下文

穀梁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此又發作三軍

之義也然考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平時皆司馬掌其教法有征伐之事則六軍三軍之屬每軍各一卿掌之蓋古者寓兵于農天子六軍掌以六卿大國三軍掌以三卿而次國小國卿掌之亦各如其軍今公羊謂侯國只合有二軍而穀梁又謂只合有一軍蓋漢承秦火之後所得皆殘篇斷簡周禮又最後出固無怪其說之踈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義已見前

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

梁作京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世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鑿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懸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家國○莫暮同蘊蘊同好惡並去聲踣什同○蘊年謂積米穀專利謂擅山澤間阻也

穀梁不以盟致盟後復伐鄭也此發致伐鄭之義也經書盟在伐鄭之後應書致自會今仍書

伐鄭故發之以下條對推之則明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

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矜告于

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誅苟有以

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藉之言假謂假手于大國也討

而服罪則

可釋矣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與去聲○此發伐鄭言會之義

也會不書鄭伯而云鄭與會者推經外意也或曰二大夫出盟

入盟而已鄭伯蓋未與會或曰大夫盟而後鄭伯會也或又曰

大夫出盟入盟即

不啻鄭伯親會矣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此發致會不致伐鄭之義也程子謂

鄭人請成本不足信也而晉推誠不疑遣叔矜告

于諸侯而鄭從此不復叛晉至哉誠之感人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室石爨如楚告將復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

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爨音綽使去聲○按伐鄭往

告楚事在會蕭魚之前

緣見執在後故書此

穀梁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此發書行人之義也國謂鄭也言行人乃國使不可執也猶十七年晉執

衛行人及昭二十三年執我

行人定六年執宋行人也

十有二年

庚子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

入鄆台穀梁作郟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鄆音運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

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

爾此發邑言圍及遂入鄆之義也然謂伐言圍即為取邑伐不言圍為非取邑蓋無據之臆詞若伐言圍即為取邑則經伐



鄭圍長葛何以又書取長葛耶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

受命而救郟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惡去聲○此又發邑言圍及遂入鄆之義

也伐國重取邑輕况于圍乎不足書而書之蓋為下文救台入鄆起耳然按全經伐國書取邑及伐國書圍邑者亦多矣說何疎耶

耶

十有三年辛丑夏取郟郟公羊作詩左傳夏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

入

公羊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此發取郟不繫邾婁

之義也然按左氏以郟為小國今任城亢父孫郟亭是也郟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魯假救以取之蓋不待貶而見矣公羊之說蓋

陳

十有四年壬寅

十有五年癸卯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

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此發書劉夏及書周逆王后之義也過我謂過魯界也明

當供逆迎之禮矣然按經例內逆夫人王逆王后合禮不書不合禮則書外逆夫人合禮不合禮皆不書以逆王后比之外逆女之例而因謂以過我而書也蓋失之矣餘詳胡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郟公救郟至遇遇魯地左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郟○

郭音孚○皆盟主是貳也

公羊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此發至遇之義胡傳從之

十有六年甲辰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音臭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苟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

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此發

諸侯會而大夫盟之義也信謂約信也

穀梁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

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此亦畧同公羊之義也杜丘之會諸侯既

次則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鷄澤之會諸侯既盟則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故今不書諸侯之大

夫為不臣

十有七年乙巳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朝平聲○此猶介葛

廬來之義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

重丘曹人愬諸晉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詢詬也

穀梁稱行人怨接于上也此發執行人之義也怨接于上謂衛與曹結怨猶十一年楚執行人傳謂

孽國之詞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左傳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

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  
 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  
 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  
 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  
 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  
 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  
 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  
 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  
 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  
 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于中  
 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  
 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棨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維士弱率諸侯之師焚中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  
 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駮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  
 闔齊侯駕將走邾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  
 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泲○塹籤去聲廣  
 陳並去聲樂音洛殿音店射音石中去聲脰音豆  
 邾音詩雍去聲萩音秋楠音荀難那同還音旋

穀梁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

罪之也亦病矣與平聲○此發伐齊書圍之義也大謂國勢之

其大也同以侵魯罪之則亦棘矣明其病也然按胡傳春秋侵  
 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蓋齊環背盟棄好數伐鄰國天下所同惡  
 也其謂非圍而曰圍者蓋亦以其同圍而以伐致與或曰圍而  
 致以伐者蓋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也則穀傳非圍之  
 說為臆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閔之也此發書卒于師之義也然此例當發自曹  
 伯廬卒于師而傳言閔之者亦未盡矣

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濽水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陽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濽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濽音擴乘先並去聲

公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

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

諸侯之上也其言自濽水何以濽為竟也何言乎以濽為竟濽

移也此發致伐齊及取田自濽水之義也亟伐謂伐魯也世子謂光也蕭魚之會是也移猶遷也魯與邾本以濽為竟緣

濽遷邾界魯隨而有之也然驕世子及濽水移之說皆非餘見上

穀梁春秋之義已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

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

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也取邾田自濽水軋辭也其不日惡盟

也惡去聲○此又發致伐齊及取田自濽水之義也與人同事而或執或取是不伐而伐也軋猶曲也委曲隨濽水而取言

多矣盟而不終故月而不日也然不致盟及不日之義並支

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句侵齊及殺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

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此發書還之義

猶左氏也胡傳從之

穀梁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

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

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

句者宜奈何宜墮帷而歸命乎介

此發書還之義與左氏公羊微異也誅猶討也生死無所

加其怒明怒其所當怒不以毫末加矣尸猶主也墮帷為拜命之所也按胡傳未出境當從穀梁已出竟當從公羊左氏

二十年

戊申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左傳蔡公子履其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

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不滅是無天也○與于之與去聲呼去聲○蔡司馬即燮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

惡也

惡去聲○此發書弟書奔之義也按譖黃者二慶也而惡其君者君有弟而沮于譖此所以惡君也

二十有一年

巳酉

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始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各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妻從並去聲度入聲

公羊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

也此發書邾婁庶其大夫之義也然重地之說殊失之此即子為正卿而禮大盜之見非聖經書各之義蓋書各而美惡見矣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此發書以書來奔與並書漆間丘之義也漆間丘為二邑緣小大敵故不言漆及間丘也

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此于經外特錄聖人之生也然公羊傳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巳

西之歲十一月庚子而史記則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其說不同今按左傳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時年七十有二歲當是襄公之二十二年庚戌歲生而公羊二十一年巳酉生之說非矣又按大全吳氏程曰周正巳酉歲之十二月二十一日實亥月庚子日也其論月建是論歲亦非

二十有二年 庚戌

二十有三年 辛亥 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羊作鼻

公羊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

書也 此發書邾畀我之義也以近書猶言舉其接我者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名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

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慶虎以役人墜板而殺役人故役人殺慶虎而及慶寅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此發殺二慶書國書及之義也殺虎

以及寅者役人也而稱國以罪陳侯端本之道也詳見胡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亦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

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三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超乘跳下獻于乘也本根也車轆槐根而覆也

公羊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

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此發入于晉入于曲沃之義也其猶書晉欒盈者胡傳謂欒氏

晉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也餘詳參義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去聲榆公穀作渝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

也○杜注救先乎次者宣其救之聲也救而後次者避其救之形也然胡傳不從其義

公羊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發先言救後言次之義猶左氏也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此又發言救後次之義與左氏公羊不同非救者謂其似救而實非救也胡傳

從之

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

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擘之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名公鉏使與之齊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母何常之有公鉏然之季孫喜出為公左宰孟孫

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  
 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已  
 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  
 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且夫  
 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  
 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氏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  
 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  
 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  
 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  
 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  
 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也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  
 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  
 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適嫡同知不足之知去聲  
 ○公彌謂鉏也悼子即紇也絜潔同齊之言次謂次其下也秩  
 謂其適孺子秩也夫子謂孟孫也疾者善嗜為病也辟穿藏也  
 藉借也借人除道也正夫隧正也其人防人也慮魯盟紇以為  
 戒而紇以為無辭也

**穀梁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  
 乎此發書日之義也正其出者正其不以道而出也然外臣出  
 奔例不書日內臣則有之考全經內臣書奔者六書日者三  
 日不口蓋文有存逸與若謂不以道而書日以正  
 之則罪如慶父而出奔不書日何哉蓋亦支矣  
**晉人殺欒盈**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此發不言殺其大夫之  
 義猶左氏也自外至則  
 非其大  
 夫矣



穀梁惡之弗有也此亦左氏公羊之義而小異也

二十有四年壬子冬大饑

穀梁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

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

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此釋大饑之文也侵侵同大侵猶言大饑弛廢也侯廷謂射廷也布陳制

建也但陳官不興事也然釋大饑至大侵之文與爾雅不同

二十有五年癸丑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

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

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

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執欲弑公以悅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朝甲戌饗諸北

郭崔子稱疾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自側戶出公撫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陪臣于楸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樓瑳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饜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

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將庸何歸門啟而人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還納其女于靈公

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歎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繇音宙發音離說悅同從去聲擷音暇說脫同醜音宗大音秦○困之上坎變為上與故曰夫從風間伺間也歸謂歸附崔氏也宣伯僑如也側之言偏言不能正禮也

穀梁莊公失言湣于崔氏此明致弑之由也失言謂不為崔氏其無冠乎之言也然失豈但言而已哉

秋衛侯入于夷儀夷公羊作陳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諛君以弑也此發書入于夷儀不書入于衛之義也諛詐也時衛侯不能以義自復詐居是邑為剽臣而剽弑乃歸也餘義見胡傳

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過公穀作說左傳十二月吳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射音石下同殪音意

公羊門于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謂何以名傷而未

反至乎舍而卒此發門于巢卒及書名之義也反謂反國舍謂營舍卒則名矣

穀梁以伐楚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

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以見以伐楚卒何也古

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古者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

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射音石創初良反○此亦公羊之義而詳

也于巢卒明非于楚卒也飾城者修其守備請罪者詢所討  
伐也非責也自輕謂無備也雖文事必有武備况武事乎

二十有六年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左傳衛獻公使

剽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剽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子鮮不獲命于敬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  
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  
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  
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  
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  
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比不克伯國  
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  
氏克之辛卯殺于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  
甯氏也○為去聲強上聲○為復為求復國也獻公子鮮皆敬  
剽所出故命之子鮮多不過出亡耳所以無益于甯氏也悼子  
即喜也嘉襄皆文子  
之子伯國即襄也

穀梁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此發書日之

剽之不正其為君而明其為正此所以書日以謹之也胡傳謂  
剽之為君雖未有說而亦以弒君書者示天下後世知慎于廢  
立之源而不敢忽也  
視穀傳為更密矣

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

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  
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  
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右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  
負羈縲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  
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  
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竟境同

公羊此諉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于

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

也惡去聲說悅同○此發書衛侯術復歸及不書術立之義也  
凡書復歸者無惡于歸之詞書術之復歸乃以明剽之越次

而不宜立也凡書立者惡其立之詞不書衛人之立

剽又以明術之失眾而宜出也蓋互文以起義也

穀梁曰歸見知弑也

此發歸書日之義也知猶與也辛卯弑甲午便歸若待弑而歸者然是見其與弑也

餘見胡傳參義

秋晉人執衛甯喜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瀋淵以討衛彌咸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

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

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

為去聲將音捨○轡之柔矣邈詩義取寬政以相綏將仲子兮鄭風義取眾言之可

畏子展子罕之子

公羊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此發書晉人執衛甯喜

喜之義也喜當討之賊而執稱人不以討賊執之也

高氏謂晉非討其弑君為其伐孫氏而殺晉成也

二十有七年乙卯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鱣音專穀梁作

專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又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

以出也將誰想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

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

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亡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昭明也事廢則為罪事治則出為求仕而已

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

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  
 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  
 女能固納公平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  
 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  
 無所用盟請公子鱒約之獻公謂公子鱒公子鱒辭曰夫負羈  
 繫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  
 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  
 氏凡在爾公子鱒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鱒  
 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挈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  
 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為殺之為去聲女汝同擊音執鑽音質從與並去聲昧列同又音未○此發甯喜殺

鱒出奔之義也凡猶皆也爾汝也昧之言割也時適割雉為盟故言負盟者視之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  
 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  
 之者惡獻公也鱒喜之徒也鱒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  
 兒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其曰弟何也鱒有是信  
 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邴  
 鄆終身不言晉專之去合乎春秋惡去聲已音紀絢音渠○此發殺稱國出稱弟之義也涉猶行也由猶因也有之言主也所許為賂不直乎喜謂待喜為不直也不忍從君子曲又不忍訟君之失故出為合乎春秋不言晉即左氏不仕晉之意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黎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

曰今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因為諸侯盟主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北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鷄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  
 言不踰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  
 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樂其能久乎  
 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  
 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  
 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難去  
 聲下同從去聲第音止敖去聲稔音餌○齊言猶成言也齊其  
 詞至盟時不復爭也且吾之吾指晉而言引而近之之詞夫能  
 之夫猶人也又不及是以下言即害我亦非有損矣武子恐貢  
 賦重故欲視邾滕而叔孫以邾滕為人  
 之屬國故不欲比之而比于宋衛也

惡人之徒任是矣此發再言豹之義也殆違也衛侯衍不信而使奸臣石惡來懼諸侯將負約為討也然三  
 公羊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

傳再言豹之義並曲詳見下

穀梁渙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日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  
 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日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

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此發專言豹之義也稱各不舉姓氏故云恭然書豹則所謂一事而再見

者卒各耳再言豹殆諸侯及豹云者恭之義何為哉

二十有八年丙辰冬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

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禴殯而禴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禴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曰聞守卣者將叛臣即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謂公治曰吾可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乃歸五

月公至  
自楚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此言正月書公在楚之義也正月當朝正于廟非他

月比故特書公在楚以存君也

穀梁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

反此致君之義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殆危也

閔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閔以刀弑之

公羊閔者何門子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閔刑人非其人

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此發書閔之義也以刑人非其人故但稱

閔而不名也近猶狎也餘見下

穀梁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閔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閔

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

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

吳子近刑人也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然周禮掌戮職又云使墨者

守門何耶或曰非不可使刑人但不可近狎耳以為閔矣又使守舟而因觀乎舟蓋狎近之滋害而失御之道與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

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

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知去聲子大叔之大音泰肄音異比去聲○肄之言餘謂餘孽也云之言旋謂歸往也

穀梁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



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

也此明城杞之義為變之正也然胡傳義同左傳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為之歌爾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

美哉淵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愛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大公之大音泰風音凡險當

作儉易思並去聲箛音宵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

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

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國而致國

乎季子皆曰諾諸為君者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

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

必使子也。進子各反，使去聲，下同。命與之與，平聲。焉音烟。○此發書吳子書札之義也。書吳子是有君，書札是有大夫。

夫有大夫則有君矣。進之言乍也。僚夷昧之子，明非世嫡也。足猶盡也。謂許之者不以一義盡也。許人之臣者，必使之爲臣。許人子者，必使之爲子。吳狄也。若遽字季子，則稱其臣之美，以暴其君之惡，而非爲子爲臣之道矣。故仍名之也。餘見下傳。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

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此又發書吳子書札之義。

也能使賢，故君稱爵，欲尊君，故臣稱名。然胡傳則謂札不稱公子者，貶其辭國而生亂也。蓋二傳之義平而恕，胡傳之義刻而嚴矣。

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燕音烟。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薑救邁反，好難並去聲。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此釋北燕之名也。注曰：南燕，姑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傳之



時或但稱燕故釋經之書北燕為從史文也

三十年戊午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

景侯○為大並去聲

穀梁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此發君弑不日之義也徐乾曰中國君卒皆書日以錄之

蕃國君卒皆不日以畧之也何休曰不日者深為中國痛子弑君之禍不忍言其日也然其說皆支中國君卒亦多不日蕃國君卒亦多日中國及蕃國弑父弑君亦多書日也蓋弑父弑君之逆不待貶而見或不日者逸文耳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二傳無下宋字左傳或叫于宋大廟曰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大音泰共音恭○義者宜也時姬年已者矣

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

下堂左右又請伯姬曰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

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辟並避同行去

聲○此發書卒日于宋災之上之義也傅者傅之德行保者保其身體左右又請避者傅母已至而保母不至也詳見公羊及列女傳此蓋約文與按伯姬之死左氏以為過然觀過斯知仁矣此胡傳所以有取于二傳也

天王殺其弟倭夫倭公羊作年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

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倭夫倭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蕙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違鞏成殺倭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罪在王也○儋音瞻見音現夫音扶時音止過平聲○言謂括言有此者有朝權也童子亦謂括也

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况于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倭夫甚之也此發殺其弟之義也

倭夫弗知而殺之此之謂首惡也論尊無二上之義則國柄統于天子而命討不得下移論化行自上之義則皇極建于天子而刑賞皆與眾共故天子視諸侯尤慎也上視謂父母下視謂長子母弟也長子有繼體之義母弟有同體之義故親其長子母弟者正所以不忍于一本也况未三年不王不思親而殺弟又其甚者乎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宋字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

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

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

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此發外夫人書葬書諡之義也次母謂保母餘義見前傳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葬故引而葬之

也

此又發外夫人書葬之義也吾女不書葬吾女而卒災故痛而葬之也然公羊兼重其賢義更完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

至未已朝者日公焉在其人日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會誓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始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日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日夫子禮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人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不與攻已也喜日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日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日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盼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朝音潮，焉音烟，難去聲。下饋音豆。○公謂伯有也。朝至謂私朝，而朝謂公朝。布散也，分路而去也。徒，眾也。敝，終也。或謂天也。言天則主之，未可必也。姑行吾志而已。

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惡去聲。○此發殺良霄不稱大夫之義也。胡傳謂不言殺其大夫者，討賊之辭。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此發賊未討而書葬之義也。君子為中國諱，故云君子辭。

然其義殊支，詳見隱公薨及事詞慎考。

穀梁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此發不日卒而月葬之義也。不葬謂義不書葬也。世子不子，則景侯無子矣。然不可謂無民。若不書葬，嫌失子亦以失民矣。故不忍使然也。然其義尤支。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

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尤，責也。責其不能信于諸侯也。

公羊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

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凡為所為之為，去聲。更，平聲。○此發書宋災故及書人之義。為錄伯姬之賢而貶諸卿之專也。更復喪失也。謂復其所喪失之財也。然與胡傳義別，詳下傳。

穀梁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言災故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也自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

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為去聲見音現更平聲喪

去聲○此又發書宋災故及書人之義為善其以眾救災也然三傳之義萬異正之胡傳乃皆非謂弑父大變則會其葬而不討國災小事則更其所喪而歸之故諸侯之大夫貶稱人魯卿諱不書而又特言會之所為以戒後世也以聖經比事屬詞之義推之蓋胡傳為善矣

三十有一年未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秦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夫音扶

穀梁楚宮非正也此發薨于楚宮之義也義已見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襄公卒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辛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婦齊歸之

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以上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為不患若果立之必為李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穆叔語所謂天理人欲並域而居也

穀梁子卒曰正也此發子卒書日之義也胡傳謂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也亦書卒何也般之卒也

問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弑可知赤之卒也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